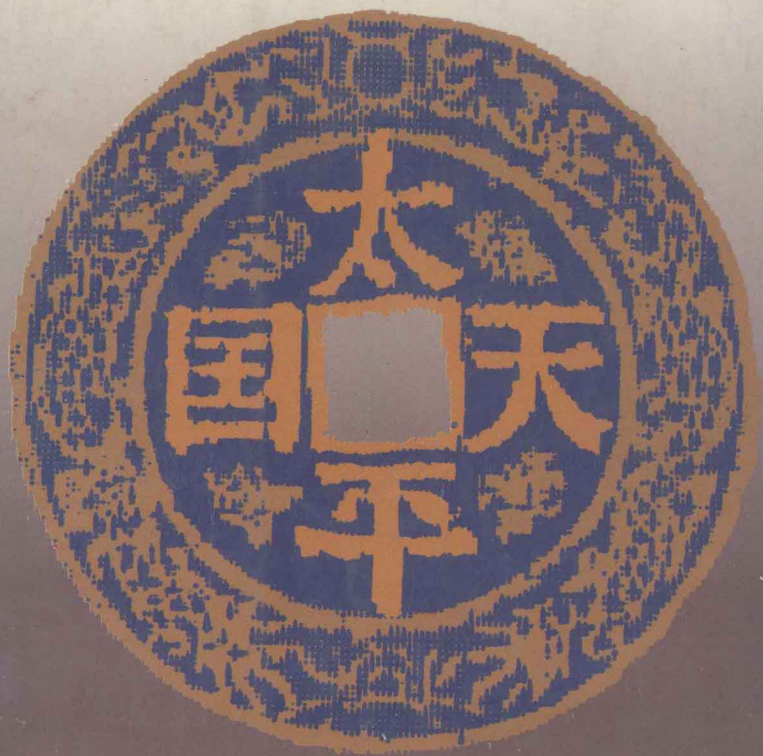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歷史小說

太平天國

南宮搏 著

歷史小說③

太平天國

南宮搏著

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
目次

序聲

第一卷：金田村

第二卷：神權統治

第三卷：長江千里

第四卷：金陵王氣

第五卷：九千歲

第六卷：內訌

第七卷：長江落日

第八卷：大渡河風雲

一

二

三四

一七

二四三

二九六

三四八

四九三

五七三

第九卷：忠王李秀成
第十卷：尾聲

七三 六三

序 聲

十九世紀的中葉——

輪船在海洋往來，鐵路縱橫交佈於歐洲陸地上。

產業革命之後，世界的面貌迅速地在改變——倫敦，英國的皇都，擁有二百五十萬人口了！但歐洲的大陸也在動亂中：

在奧地利，梅特涅被趕走了！在匈牙利，俄國人的皮靴踏入了！普魯士人向俄國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低頭；在巴黎，法國的無產者從事暴動，而拿破侖三世崛興了！在土耳其，正準備着對抗俄國沙皇的戰爭——英國人矚視着歐洲的動亂，而着力於發展它在東方的殖民地。

鴉片戰爭結束了，英國是勝利者！勝利者的商品源源輸入中國大陸，換取白銀。這是正常的

貿易。

然而，還有鴉片——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用鴉片來染黑中國大陸。

中國人，很順利地吸食鴉片煙，鴉片戰爭的結果，使愛新覺羅成了鴉片皇朝；大英帝國的鴉片，把中國人改造成東亞病夫。

現在，是大清道光二十九年歲殘時——

道光皇帝的身體不好，這一年，有半年在大小各病纏繞中，歲暮天寒，皇帝還躺在牀上；因此，宮廷中過年的準備就不起勁了。可是，在皇帝之下最有權力的大學士、軍機大臣穆彰阿家中，却隆重地準備着過年。兩廣總督孝敬他的過年禮物中，包括有二十箱煙花、火炮；此外，有東印度公司出產的上品鴉片——

漢人軍機潘世恩到大臣府上辭歲，不知因於什麼，潘世恩捉到了鴉片；他告訴大臣：

「英國輸入的鴉片，今年多得嚇壞人——」

「多少箱？」穆彰阿微微皺眉問。

「嚇！五萬箱出頭了，去年統計是四萬六千箱——道光二十年輸入兩萬零六百十九箱……」

潘世恩如數家珍地道出數目字來——十年來，鴉片入口，增加了一倍以上。

於是，穆彰阿笑了：

「兄台的記性真好！哈哈！哈哈！」

在哈哈聲中，主人送客了，但是，在客人走後，主人的面孔立刻變成森嚴了，他撩起袍子向內走，隨口詛咒着：

「他媽的王八蛋，就過年了，還講他媽的鴉片煙！」

於是，他轉入一間暖熱的廂房，兩名書僮上來侍候，爲他除卸名貴的紫羔皮長袍。

室內的暖熱使書僮臉上泛着紅暈；穆彰阿忽然輕鬆了，嘖地一聲，就伸手摸左邊的那個書僮的屁股，於是，那書僮嬌嬌的地叫着：「大臣——」

於是，大臣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縫，意興悠悠地看着他底書僮。

——暖炕的矮脚几上有一隻紫檀木的盤；盤中，有一支翡翠的煙槍；以及一盞玲瓏的小燈，燈座是黃金製作成的，燈旁，有一隻白玉碟，放着糖菓。

大臣伸了一個懶腰，視線移動到如豆的燈火上，滿意地說：

「先服侍我吸一筒——」

在西城口袋胡同底——

山東優妮兒唱十八摸，幾乎每天都能吸收一批人，其中有王公大臣的子弟，悄悄帶了妓女去聽唱。

優妮兒是唱做兼優的；據說，她唱：「摸到姐兒的三角田……」時，手指在褲外的動作非常維妙——於是乎，有哄堂的彩聲。

●
在西安門內西雜庫——

法國天主堂分派：白糖、白麵粉、糯米粉給「吃教的」，「吃教的」很愉快，有人甚至還唱着：「初一十五廟門開，牛頭馬面分站兩旁邊——」

●
在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底——

呂祖道壇香烟繚繞，十幾位斯文人圍着沙盤看呂純陽降壇作詩——這是年底以前最後一次降壇；今天之後，乩筆就封起來，要等到正月十五日之後再度啓封。因此，今天很熱鬧。

純陽祖師在沙盤中寫下一首五言詩：

「萬方辭舊歲，瑞雪兆豐年；勸把黃庭讀，逍遙似地仙。」

就是呂純陽祖師稱「瑞雪兆豐年」的時候，在邊遠的廣西，大飢！

飢民千百成羣，向富有者借糧貸米！

州縣官出告示：對搶米的羣衆格殺勿論。

可是，搶米的人越來越多——廣西如此，廣東、貴州，也是如此；甚至，富饒的湖南省也有大羣飢民。

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。道光二十九年，是公元一八四九年。

——一個考了五次都無法得到秀才的村塾老師，由廣東的花縣步行到廣西的桂平縣去！他，是廣東花縣客家人，洪秀全。

洪秀全是一個怪人，有些人考不中秀才，據說是祖上無德，又有一些人考不上，是本身有才無命，或者運氣不好，至於洪秀全，人們說他考不上，是神經不大健全！

他相信一個外國輪船輸入的上帝。可是，外國的上帝又不能使他完全滿意——在南方的廣州，他曾經隨了美國的傳教士羅孝全讀新舊約；最後，他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出來，要依照自己的方法造一個上帝——於是，羅孝全大吃一驚，不肯給他行洗禮，而洪秀全，也滿不在乎，笑嘻嘻地告訴這個高鼻子的洋人：

「不妨事，我懂得你那一套，我會自己來的，將來，我的上帝會比你的更好！」

羅孝全生氣了，想打他！於是，他走了，從廣州回花縣；又從花縣到廣西，一路上，他唱着：「普天之下皆兄弟，上帝視之皆赤子。」唱，不斷地，虔誠地，日復一日……

於是，有人跟着他唱，起初是幾個人，覺得有趣；漸漸地，跟他唱上帝的人多了起來！貧窮無告的人衆，開始相信。

第一卷：金田村

那是日落時分。

墟場上，人羣圍成一個圓圈，在人底圈子之內，一個黑瘦的漢子赤了膊，打着鑼，力竭聲嘶地宣佈：

「就來啦——正戲上場啦——嬌嬌女走繩索啦——」

一條五股的粗鐵絲已經架了起來；在鑼聲中，另外一個赤膊的漢子雙手捧了一頂瓜皮帽，不住地向週圍的人作揖，要求佈施幾文錢。

於是，一個苗條的、艷麗和風騷的少女從布蓬中出來，連翻了幾個筋斗，直到圓圈的中央站住。

那個打銅鑼的漢子用鑼鎚一指她，嘶啞地叫着：

「看——嬌嬌女！」

嬌嬌女不過十五六歲，身形尚未長足，可是，她已經有婦人的風韻了。現在，她遊目四顧，向圍觀的人拋媚眼——這樣，人底圓圈發出哄叫聲，銅錢紛紛擲進來！

「嬌嬌女，上去啦！」捧帽子的漢子叫着。

於是，她緩緩地攀援着竹竿登上繩架——

恰當此時，人底圓圈外面，有一個清朗的聲音叫着：

「嗨，拜上帝會的人好走啦——」

沒有人願意於此時離開。於是，那個人連續叫了幾遍，嬌嬌女站在繩索上，她看到圈外叫喚的人，她恨着，因為，那是來拆散他們場子的人！

「嗨！今天講天條啊！」

——人羣中有幾個回頭看望。

「嗨！快些呀——今天是洪先生講啊！」

「啊！洪先生！」好些人同時叫出。

於是，人底圓圈起了騷動，三三兩兩地走開——那個黑瘦漢子努力打鑼，希冀以鑼聲喚回散

走的人衆；但是，毫無用處。

當嬌嬌女從繩的右邊走到左邊時，圍成圓圈的人，祇剩一半了，再從左邊走到右邊，看客祇剩下七八個，看來又都像是本地人——這幾位走江湖的人物是廣東客家，而桂平縣，客家人的數目可能比本地人多，平時看雜技肯散幾文錢的，幾乎一定是客家人。可是，客家人多數入了拜上帝會。現在，出錢的人走了，嬌嬌女在繩上再也提不起興緻，她迅速地從竹竿滑下來：

「收場吧！」

「也祇得收場了啊！」打鑼的瘦漢子啐了一口：「那個洪先生不曉得是什麼鬼怪投胎，他那個什麼會，拆散了我們三次場子了！」

「六叔，我們也去聽聽——」嬌嬌女好奇地接口。

「不去，那是個倒霉的地方，又在城外！那些聽的人，都是開煤礦的，燒炭的！你去，白白讓人揩油！」黑瘦漢子伸伸舌頭，又啐了一口，轉而叫：「阿發媽媽，收場了啦！還等着作什麼？」

於是，一名中年婦人偕同一個跛足男童自布幔出來，收拾鑼鼓刀槍。

「我們交上壞運氣了！」黑瘦的漢子獨自發着牢騷：「在貴縣，遇到這些拜上帝會的，這兒又如此；媽媽的，拜上帝，就不要看把戲了。」

這時，嬌嬌女已換回了常服，施施然向外走。

「喂，過來啊！」黑瘦漢子粗獷地喝叫着。

嬌嬌女斜着身子走過去，叫了一聲：「六叔！」

六叔眨眨眼，從上到下看嬌嬌女，似笑非笑地說：

「是什麼人那兒？」

「今天沒有人哪！」嬌嬌女輕盈地一笑：「我自己出去走走，不可以嗎？」

六叔又眨眨眼，喝叫她過來。當嬌嬌女走近時，他倏地握住她的臂膀：

「就來沒有飯吃了，今夜，找幾文回來！」

「我又不能到路上去拉——」

「媽的，黃老爺要你哩！你又不——」六叔氣虎虎地喝斥：「我太寵你了，小心，挨一頓鞭

子！」

嬌嬌女挨過六叔的鞭子，從九歲開始到前年，她，在鞭子之下長大的，可是，從前年冬天開始，她不再怕鞭子了，她明白六叔不敢再打自己！

於是，對着氣虎虎的六叔，她冷冷地回答：

「你要打就打，你不怕打爛搖錢樹，我受得了！」

六叔怒了，手一用力，捏緊她的臂肘。嬌嬌女拼一拼勁，抵受住，仍然保持着冷笑。

——她是搖錢樹，一些也不假。他們的集團原有十七個人，現在祇剩六個了，六個人中，祇有嬌嬌女有些號召力，自然，嬌嬌女還能應付地方豪強。任何一個走江湖的團體，倘若不能獲得地方豪強的允可，是不可能在地開場子表演的。何況，在場地表演之外，嬌嬌女美麗的軀體還能出賣。

現在，六叔就希望她出賣……但是，六叔不敢強迫。

「我到底不是作妓女的呀！」嬌嬌女乖戾地加上一句。

「媽的！」六叔放開了她的手臂：「嬌嬌女，心腸不要如此狠啊！這兩天做下來的錢，不曉得夠不夠付規錢，明天，沒有米下鍋哩！」

嬌嬌女躊躇了一下——她對六叔並無感情；可是，他們總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，團體的困境，她明白！因此，她也有些難過。

「黃老爺那邊——」

「我不！」嬌嬌女恨恨地插嘴說：「我死都不再去！我陪他一夜了，這惡棍！這淫蟲——一口黃牙齒，三丈之外都嗅得到他口臭的傢伙！我寧可一頭碰死的！」

「嬌嬌女；」六叔慨然低說：「今天是誰？」

「我和他清清白白，一些關係都沒有……」

「唔，是武宣見過的那個姓蕭的？」

「是的，他叫蕭朝貴！」嬌嬌女咬着下唇：「六叔，我設法弄些錢回來……」

於是，黑瘦的六叔看着妖嬈底嬌嬌女背影，不住地嘆氣——這是他的養女，花銀子買來的，但是，他悉心教導她各種技藝，當初並不指望她賣身！如今，環境迫他非如此做不可，在江湖行中，這是可恥的。每一個江湖團體，臨到要女藝員賣身之時，總是窮途末路了的。現在，六叔爲自己的窮途而嘆息。



桂平縣城南門內，蕭家大屋的後面貼近城牆。

大屋的圍牆已倒塌了好幾處，大屋本身，實際上早成了瓦礫堆，祇剩左首的一列平房，但也有坍塌的傾向了。

年輕的蕭朝貴用一張彈弓在練習打靶。

靶子貼在城壇上，那祇一枚釘繫着一囊石灰，彈子打中石灰袋，有粉灰飛揚；自然，打中時的聲音也很容易聽出。

蕭朝貴發彈子的技藝很驚人，在五十尺以外的距離，用彈子射擊一尺長，七寸濶的灰囊，十